

茄山河

到上海去

◆ 周钰栋

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。35年来,上海人民用自家个汗水和智慧,辣浦东迭块热土浪创造了令世界瞩目个成就。尤其是阿拉迭些辣浦东生活、工作过个人,体会更深。单看“到上海去”迭句老早浦东人常常挂辣嘴巴边浪个闲话,就晓得浦东个变化有多少大。

前几日,有几位过去教过个学生从杨浦区跑到我浦东个屋里来看我。伊拉一进门,我就讲:“真勿好意思,介热个天,还跑介远个路从上海赶过来……”闲话还呒没讲完,学生就笑了:“老师,依哪能个搞笑啦,好像依住辣外国一样?”我赶紧说:“勿是勿是,阿拉帮帮人讲惯了呀。老底子,浦东人要去南京路、淮海路买物事,或者去中山医院、仁济医院看毛病,再勿然到浦西走亲访友,佻叫‘到上海去’。每趟佻要天勿亮出门,先坐木船到镇浪向,再乘长途汽车到轮渡站,乘轮渡过江,到目的地已经大半天过去了。匆匆忙忙办好事体,还要抓紧辰光赶

回来,否则乘勿到长途汽车个末班车,就要辣浦西住旅馆,第二天再回来。再讲,要是想乘火车去外地,买到个还是早班车票,就要提前一天赶到上海去过夜,否则哪能赶得上火车?所以才有了‘宁要浦西一张床,勿要浦东一间房’个老话。”

“现在就好了,黄浦江上头有大桥,下头有隧道,公交、地铁织成一张立体交通网,一下子就拉近了浦东、浦西个距离。年轻人出门坐地铁,不管是上班还是白相,再也不会讲‘到上海去’了,只讲‘到单位上班’,或者‘到新天地、静安寺去白相’。就连看病,也有仁济东院、儿童医学中心,斜气便当。虽然现在阿拉帮帮浦东人嘴巴里,还会拿到浦西去叫做‘到上海去’,但迭个是老一辈人对美好生活个向往刻进骨子里了,改勿脱了。”

再讲,当年我虽然工作辣浦东,屋里却住辣浦西。因为交通勿便,我就住辣单位个集体宿舍里,一个礼拜回去一次。因为住宿舍个佻是浦西人,所以浦东个同事就拿阿拉住个宿舍叫“上海

人宿舍”。一到周末,单位里个浦东同事就会跑到阿拉宿舍问:“明朝啥人到上海去?帮我带点物事来好伐?”阿拉听到帮种要求,佻斜气乐意帮忙,至于要买个物事一般佻是服装鞋帽、糖果蛋糕、小囡个玩具啥咯。有辰光,伊拉还会拿阿拉从上海带回来个物事,辣同事面前炫耀:“依看,赞伐?是帮搭个上海人帮我到上海去带来个。”

呒没想到,短短三十五年发展下来,帮种买物事非要“到上海去”个做法已经成了过去式。15分钟生活圈,实现了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个愿望,而且像陆家嘴、花木迭些地方个繁华程度,已经可以跟外国大城市别苗头了。“到上海去”迭句闲话现在已经换了频道,为了实现“追求卓越”个目标,“到上海去”已经成了交关筑梦人个理由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灶披间

秋日甜汤润心肺

◆ 沈一珠

再过两天就是秋分了。尽管帮两日还是高温天气,但请一定要相信,秋分到了,真正秋高气爽个秋天也就勿远了。

有一样好吃个物事是秋天里个特供,伊就是龙眼,得迭个名是因为伊个果核像眼珠一样乌黑铮亮;又因为伊成熟个辰光,齐巧是桂花飘香个日脚,所以,伊又得名“桂圆”。

龙眼还有一名,叫荔枝奴,因为龙眼搭子荔枝除脱生长环境差勿多,“龙眼,树如荔枝,但枝叶梢小,壳青黄色……肉白而带浆,其甘如蜜。一朵五六十颗,作穗如葡萄然。荔支过即龙眼熟,故谓之荔支奴。”《南方草木状》里记录个意思是,龙眼荔枝树叶树枝差勿多,果子个甜甜蜜蜜,只不过,龙眼成熟辣荔枝后头一眼,所以龙眼位居老二。

龙眼另有一个蛮好白相个叫法——益智,一是因为古人讲,吃了龙眼让人聪明;另一是讲,龙眼



本就是个聪明果子,因为大部分水果个肉搭子核佻是紧紧抱辣一道个,龙眼(荔枝同样)肉跟核半分半

合,吃起来便当,播种也方便。

现在已经老少有人要拿龙眼和荔枝分出个江湖地位来了,而是约定俗成,新鲜果子以荔枝比较吃价,晒干果子就是桂圆比较尊贵;只勿过,新鲜也好,晒干也好,两者因为糖分充足,使得有痛风、血糖高等问题个人望而却步,迭个也只好算是甜蜜带来个伤害了。

正值秋风起、雨水稀个日脚,阿拉勿妨以龙眼为主,新鲜上市个板栗为辅,炖一盅桂圆栗子汤,润一润心肺。

材料:龙眼干若干去壳;新鲜板栗若干,用刀开小口,开水泡10分钟,冷水激一激,去外皮;准备一点黄片糖,就是以甘蔗为原料、未经高度提炼制成个红黄色糖块,气味自然香甜。

做法:锅里倒适量水,加栗子、黄片糖烧开,炖廿分钟左右,龙眼摆下去,再小火炖半个钟头就好了。

沪语趣谈

富贵神奇“海虎绒”

◆ 叶世荪

长毛绒是一种常见的立绒毛织物,在成为我们熟悉的玩具材质之前,曾经用作服饰原料;它在上海人口中还有一个名称,叫“海虎绒”。旧时的“海虎绒”可算是穿着阔绰、时尚奢华的象征,不少清代晚期的小说都是这样描述的。譬如《文明小史》第十六回:“夷场上朋友,海虎绒马褂可以穿三季”,“夷场”指的是旧上海的外国租界;《海上繁华梦后集》第一回:“策六在绸缎庄上剪了件元色外国缎袍料,一件银枪海虎绒马褂料”,与舶来品相提并论就是为了凸显其昂贵。沪上滑稽名宿周柏春在其《自述》一书里表达自己正装

出行时也写道:“我穿上母亲的海富(虎)绒大衣,围上姐姐的花丝巾”。还有沪上谚语“袭旧海虎皮,出门无人欺”,说的也是穿上海虎绒外衣能够彰显社会地位的尊贵。时至今日这个“海虎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没人说得清,有人望文生义地解说是“一种毛皮珍贵的动物”。

笔者注意到,中国古代典籍中曾留有关于“海兔毛”的传闻和记载。譬如唐代《晋书》中说晋惠帝时,有人拿着三丈长的鸟毛给司空张华看,张华辨识道:“此海兔毛也”;宋代邓肃《小饮》诗:“海兔乱飞三丈毛,蓝天不行四寸玉”;彭秋宇《西风》诗:“向来海上兔毛出,何日关中马角生”;明代孙贻《戊辽渡海》:“绀节影摇龙伯国,绣幢光拂海兔毛”;陈谟《海

公子为宋昌裔作》云:“闲寻龙伯国,笑指海兔毛”。虽说诗人们笔下竟表“海兔毛”飘忽、迷离、虚幻之意,但此物罕见、难得、奇异的影像也同时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。可惜的是这个“海兔”另有不祥的名声,于是民间便巧妙地以同样难见真身的“海虎”取而代之。在包括上海话在内的许多方言中,兔(fu)和虎(hu)有时是混读的;《上海方言词典》就把“海虎绒”写作“海兔绒”,上例的周柏春也以“富”代“虎”;这便佐证了“海兔”过渡到“海虎”在读音上的可能性。最最起码,我们在古籍中能见到的是“海兔”而非“海虎”。

由此推测,“海兔毛”大概率就是“海虎绒”的始祖,而“海虎绒”的称谓则完成了“海兔毛”由神奇变富贵的华丽转身。

上海味道

等秋意漫过长江口个芦苇荡,崇明岛个空气里,便飘起面拖蟹个醉人鲜香。这是水乡人家个秋日情书,更是刻在崇明人骨血里个印记。汪曾祺说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,可这碗裹着面衣、藏着蟹黄个面拖蟹,盛个何止是烟火,更是整个江南个温润与深情。

天蒙蒙亮,崇明乡下个豆苗叶还凝着露水,农人已拎着竹篓往田埂水沟去。秋后个蟹最肥,青灰甲壳泛着金属光,在泥水里划动。捉蟹要循着水面气泡轻步靠近,捏住背甲两侧——这代代相传个诀窍,既防夹伤又保鲜活。竹篓里很快热闹起来,蟹螯碰撞声与晨露滴落声交织,成了轻快个田园小调。

归途中,农妇顺手摘几朵南瓜雕花炒鸡蛋,掐一把毛豆:“蟹子配毛豆,鲜得掉眉毛!”这份随性里,是崇明人对食材个本真理解:时令便是最好个调味。竹篓里个蟹尚不知,即将与南瓜花、毛豆在铁锅中,演绎一场味觉好戏。

厨房土灶早就烧得通红,铁锅被猪油擦得锃亮。主妇洗净蟹,从中剪开,橙黄蟹黄与雪白蟹肉瞬间显露,总要喊来孩子围观这“黄金宝藏”。调面糊是关键,面粉加土鸡蛋、清水搅匀,要达“稠而不滞,稀而不流”个标准——这是阿婆传下个秘诀,能锁住蟹鲜又吸足汤汁。

蟹块裹面糊滑进油锅,“滋滋”声点燃秋日序曲。金黄面衣渐脆,蟹香混面香飘满村。加入

毛豆、姜片、葱段,淋一勺白酿米酒,酒香与蟹香交融,连灶台边个老猫都蹭来蹭去。焖片刻开盖,浓油赤酱个香气扑面而来,蟹块与毛豆闪着诱人光泽。

青花瓷碗端上桌,还带着铁锅余温。咬开面衣是酥脆麦香,酱汁在舌尖散

开,咸甜裹着米酒醇厚;再咬蟹肉,鲜甜在口中炸开,蟹黄糯糯沙沙。崇明阿爷爱就着面拖蟹喝米酒,说配新米白粥最灵——蟹肉拌进粥,淋上酱汁,简单搭配却滋味熨帖。阿爷常说,从前岛上穷,逢年过节才吃蟹,阿婆总把最大蟹黄挑给孩子,自己只吃面衣,话里满是岁月甘苦与亲情温暖。

后半天个太阳,在碗底酱汁上投下光斑。孩子们趴在桌边,细挑蟹壳碎肉,连蟹腿都吮干净。姆妈收拾碗筷时笑着说“锅里还有”,满是江南女人个温柔体贴。

秋日崇明,芦苇渐白,面拖蟹香从家家户户烟囱飘出,混着芦苇清香与江水咸腥,成了岛上最动人个气息。霜降后蟹过肥季,崇明人会冻几瓶蟹黄猪油熬个蟹油,来年开春煮面时舀一勺,便能唤醒味蕾。如今岛上盖了高楼、通了大桥,可面拖蟹味道未变。远方游子归来,餐桌上总有这碗热乎乎个面拖蟹,熟悉个鲜香能熨平旅途疲惫,唤醒心底软记忆。暮色中,崇明岛炊烟袅袅,蟹香弥漫,长江水静静流淌,载着岁月与烟火温情——这香气,是崇明个灵魂,是绕在心间个乡愁。

崇明岛上蟹味香

◆ 卢忠雁

两位文坛小神童

◆ 储有明

老里八早

上世纪五十年代,北京通州有片中学,17岁高中生刘绍棠在里头念书。伊上课用个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课本(当时叫《文学》)里,居然有伊前一年发表在全国大型文学期刊上个获奖小说《青枝绿叶》。不光同班同学个个觉得稀奇,连讲台上讲得眉飞色舞个讲课老师也服帖了,叫伊“神童作家”。

神童作家刘绍棠,10岁就开始在河北省个报纸浪向发表小说。16岁起,伊写个好几部小说,在国内各种文学评比里频频得奖。中学还没毕业,就被北京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当大一新生。大学读了还不到一年,又被中国作家协会聘为驻会职业作家,专门搞文学创作。

无独有偶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上海有一所正风文学院,是文学家、小说家王西神创办个。王西神个亲妹妹,嫁给了钱锺书个老爸钱基博,所以王西神是国学大师钱锺书个娘舅。这所私立学堂,当时是经国家教育部门核准个、专门培养文学人才个高等专科学校,和无锡国学专修学院齐名,绝对不是“野鸡大学”。

正风文学院上课用个教材,全是经当时教育部核准、全国统编个。其中一门文学史教材,用个是二十多岁个青年学者谭正璧整个学术著作——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。这本书简明扼要,提纲挈领,条理清爽;既有学术性,又通俗易懂,对

刚入文学门个大学生来说,便当得很。出版以后,不光国内不少大学用作教材,就连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个华语大学也用这本教材。谭正璧这个名字,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个大学生当中,有了勿小个知名度。

正风文学院个学生听说青年学者谭正璧入学了,而且和其他学生一样,正恭恭敬敬坐在课堂里,听头发花白个老教授讲他自己写个教材,个个“好奇心爆棚”。各个年级个大学生都涌过来看稀奇,教室外面围得水泄不通。正在讲课个老教授见自己个课这么受欢迎,不由得眉飞色舞起来。他一边精神抖擞、绘声绘色地卖力讲课,还加了不少桥段;一边在心里盘算:下课要跟校长讲讲条件,要求增加讲课费。

校长王西神当过《新闻报》总编个秘书,跑过不少地方,也算是“海上闻人”,什么场面都见过。他非但不给加讲课费,还特批谭正璧免修《中国文学史》这门课。后来老教授再开这门课,课堂里没了谭正璧,听课个学生也稀稀拉拉,就像“小猫两三只”,老教授也不敢提要加讲课费了。

1949年以后,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,正风文学院停办。学院里原来个不少教职人员,分别被调到国内各级院校任教。谭正璧也成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个名教授,以小说和戏曲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。